

中国首部描写消防战士生活的军旅小说
“网络原创消防文学大赛”获奖作品
酋长有德★著

就当 这个兵



绿色青春谱写的“烈火金钢”

水枪喷射的“火样年华”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酋长有德★著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APU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当这个兵 / 酋长有德著 . —合肥 : 黄山书社 , 2012.1

ISBN 978- 7-5461-2615-9

I . ①就… II . ①酋…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4351 号

就当这个兵 酋长有德 著

出版人：任耕耘

选题策划：人天书苑

责任编辑：胡俊生

特约编辑：杨晓晖

责任印制：李 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10-89581657

开 本：710 × 1000 **印 张：**14.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7-5461-2615-9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欧常志“恍惚”地望着中队长钟世图那一张一翕的嘴巴在那气急败坏着，却一时从幻梦中醒不过来，耳边仍旧在响着那震天的喊杀声和“哒哒哒”的冲锋枪声。

“注意掩蔽！”

“轰——”

连长的声音刚落，一发炮弹便落在了离欧常志15米外的壕沟上。

“班长！”

欧常志看着猫着腰正沿着壕沟跑着的班长瞬间被一股烟尘覆盖，不由得叫了一声。

“趴下！”

连长血红着眼睛，吼叫着。

“敌人炮火开始延伸了，同志们，准备战斗。”连长抖了下满头满肩的尘土，提醒着他的战士们。

欧常志将手里的冲锋枪从胸前横着平端出去，瞄准前方。

果然，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三人一组，成扇形向高地畏畏缩缩地爬来。

“沉住气，我们在上，敌人在下，等靠近了再打。”连长伸手压了压帽沿，扫了一眼被仇恨点燃近乎疯狂的欧常志，“明白？”

“明白。为了班长，这次我们一个敌人也不能让他跑掉。”欧常志咬着牙眼睛却早已瞄准了一个敌人的脑袋。

连长始终专注着前方阵势，只是哑哑地说了声：“一个都不能跑掉！”

“打！”

顿时，子弹带着战士们的满腔愤怒，如流星般向敌人射去。

阵地上枪声一片。

阵地上硝烟弥漫。

阵地上火光冲天……

“敌人要逃——冲啊……”

“冲啊——”欧常志抱着冲锋枪“哒哒哒”冲向敌人……

“杀啊……”

“杀啊——”欧常志抱着冲锋枪“哒哒哒”杀向敌人……

“欧常志……”

“欧常志，欧常志——”

谁在叫？

“欧常志，你小子以为这是冲锋枪啊——”

“我这是在哪？”

“这是水枪，有你这么抱的吗！你是一名消防战士……”

“水枪？”

欧常志“恍惚”地望着中队长钟世图那一张一翕的嘴巴在那气急败坏着，却一时从幻梦中醒不过来，耳边仍旧在响着那震天的喊杀声和“哒哒哒”的冲锋枪声……

【目
CON

◇ 引子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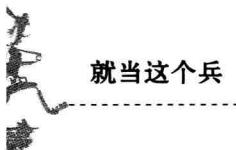
欧常志“恍惚”地望着中队长钟世图那-的嘴巴在那气急败坏着，却一时从幻梦中来，耳边仍旧在响着那震天的喊杀声和“！”的冲锋枪声

◇ 所谓逃兵 001

42, 43, 44……再有六次，就到50个了。他攀噌噌噌只几下便到了楼顶，然后顺着一根士们的手掌磨得铮亮溜滑的钢管，“吱”落到了地面，接着，紧跑几步，爬住还晃动再攀上去……

◇ 不想抱水枪的士兵 019

“我不是不想当兵，我是不想当这个兵。你想当什么兵？这个兵你又为什么不想当想当抱着冲锋枪‘哒哒哒’冲向敌人的兵。没有枪，我不当。”“就这理由？”“就这理！你个奶奶的能……”谁也没想到 郭开书



◇ 雪夜急救 040

这一望，他不禁“*My God*”了——座上的司机，胸部被挤压得一个脸严重变形，在他旁边副驾驶女性，看不出年纪，但从她头发应该很年轻，正睁着一双恐怖的眼睛。好像是他们制造了这场悲剧。

◇ 就当这个兵了 059

郭开远“非常关心”地伸手轻车熟路，正当大家以为他这是一种反常，却不想，郭开远突然将怄肠子接着再往前一送：“好你个奶奶！地一声，倒在了床上。“哈哈哈

◇ 腊月廿九才是他们的春节 073

不至于吧，这才早晨9点，还觉得郭副大队长太虚张了一整个城市的炮竹声震天动地，每一个喜庆年，却又震得人心惊胆战。

就如此如临大敌地备战着感到有些小题大然，警铃就响了。

◇ 烈火见证下的爱恋 092

是震慑。是被她的美震慑住了。她与沈皓美绝对不一样，虽然她们都穿着红色羽绒沈皓给人的美，是一种冰清，而眼前，却是沈皓是静水潜流，而她，却是春风浩荡……沈皓是牡丹，那她抿嘴笑着时，好似一朵茉是茉莉，带有茉莉的香……

◇ 险情再现 109

一路鸣笛，载着小克拉连同那一大砣钢筋的救护车急速远去，所有战士们的那颗揪着终于可以缓和下来了——

◇ 难道爱情经历波折才有结果？ 126

他要去跟兰雪尔解释，解释之前藏在心底莉其实只是一朵浮云，一朵飘云，早浮走飘散——他现在的心中、记忆里只有雪尔穿着红色羽绒服、好似一团暖火的兰雪尔…



◇ 碰的不是店 145

“什……什么？”郭开远夸张地叫了起来，他以为他没听清呢。“300。”“抢啊。”怄肠子也跟着叫了起来，而且手还下意识地拍了下桌子。服务员倒是冷静，不紧不慢地说着：“一共4只，三四一千二百元，你们看是现在结还是待会一起结？”“去去去，一把破瓷勺就300，是金的还是银的啊。”郭开远怒不可揭地吼道。小姐明显有些微怒：“你怎么说话呢，什么金的银的，本店就这么规定的。”

◇ 永远都是你的兵 169

“我安全了吗？”“没事了。”“郭副大队长呢？”其实，怄肠子明明看到救护车载着郭开远离开了，可他哪里知道，这是郭开远最后一次以领导的身份与他一起执勤、抢险了……

◇ 你们都是好兄弟 181

为了防止随时可能的爆炸，张响铃让同行的战士带上刚搜寻到的那罐液化汽先行撤离，而他自己



继续搜寻另外的一罐。可就在他推开房门的一刹那，那罐液化汽夹着一股火光，“砰”地一声爆炸了，一阵气浪将张响铃整个人重重地推到了身后的墙壁上，又从墙壁摔落下来……

◇ 以生命的名义 199

眼前一片空濛、一团浑浊、一泻千里。上面是雨，下面是泥。满耳里注入的是雨声、雷声、叫喊声、哭泣声，还有嘶哑的指挥声与命令声。整个现场，就像受惊了的马群，又像从天而降的炮火，让人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且又无从下手。

◇ 尾声 217

河清了，水秀了，天晴了。云彩的倒影，映在水底，幻化出一座缥缈的宫殿。宫殿里，一名战士（是一名战士吗？有些晕，有些花，有些粼粼）胸佩红花，笑容可掬地正站在那——立正，敬礼！

◇ 后记 220

● 所谓逃兵

42，43，44……再有六次，就到50个了。他攀住爬绳，噌噌噌只几下，便到了楼顶，然后顺着一根早被战士们的手掌磨得铮亮溜滑的钢管，“吱”一下，落到了地面，接着，紧跑几步，爬住还晃动的绳索，再攀上去……

天空的云压得很低，暗暗的，不通透——这是冬天常有的天气，给人一种不知是压抑还是承受的感觉。远处是雪峰山，虽然这里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区，但这山，也有好几百米高呢，放眼望去，一点也不失巍峨之雄伟。营房那边有几名战士不知是做错了什么，正被班长，也许是指导员，罚着在“圈地”——通俗地说，就是罚跑，跑多少多少圈。再那边，被营房挡住了视线，但“一二三四”的口号，却穿过砖混水泥清晰地成“迫击”之势传过来。

——对这些，欧常志却充耳不闻。

42，43，44……再有六次，就到50个了。

他攀住爬绳，噌噌噌只几下，便到了楼顶，然后顺着一根早被战



士们的手掌磨得铮亮溜滑的钢管，“吱”一下，又落到了地面，接着，紧跑几步，抓住还在晃动的绳索，再攀上去……汗流在脸上，刚一溢出，还是热的，可没等流到下颌，便凉了，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老是想伸手去抹。可双手正“忙”着呢。欧常志便利用伸手抓绳的那一瞬间，将脸在肩臂上一擦，算是完成了“抹”汗……

这是自罚还是自虐？

欧常志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心里膨胀，越膨越大，越胀越鼓，让人似要飘浮起来，以至非得要做些什么，才能让那种膨胀感减轻，才能让人有种踏在地上的厚重，才能让自己感到自己还是在兵营里。因此，那之前练的两盘水带连接，似乎太“小儿科”了，于是，他脱掉棉衣，接着练起了10米爬绳，而且自己规定，不爬完50个，今天就不算完。

而那种“膨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不知是刻意回避还是真的就不存在，反正欧常志此时大脑一片空白。

要不是洋文他们过来，在50个爬绳结束后，估计，欧常志自己非还要来80个百米负重不可。

洋文他们原本不是来找欧常志的，而是准备去向指导员肖明全做检讨。

检讨什么？

逃兵。

说到“逃兵”，洋文一边按照“两人成行，三人成列”走着，一边侧了侧脸对茁壮成长说：“也不知这次会怎么处分？”

“待会见了指导员，我……我……”

茁壮成长刚要说下文，后面却传来叫喊声：“喂，洋文，等等我。”



“女兵，快点跟上，别让我们真把你当成女兵了。”洋文他们放慢脚步，等待着赶上的“女兵”。“女兵”原名叫“吕斌”，只因为“女”“吕”音相近，班里都叫他女兵；其实，叫他“女兵”，还有一个故事，故事是后来与他来自同一所学校且在另一个消防大队服役的同学说的。当然，“洋文”也不是这“洋”，而是这个“杨”，一方面因“洋”“杨”发音一样，另一方面，他很喜欢说一些诸如“The strains greeted me.（我听到了悠扬的乐声）”、“A sweet smell greeted me.（一阵清香向我袭来）”之类的，大家干脆就直接叫起了他“洋文”。

“我们去大队，你呢？”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茁壮成长不是去‘检讨’么，我陪陪他。”

“那——成，Let's go.”

茁壮成长与洋文改行为列，女兵自觉地排在了后面，三人继续齐步前行。

而此时，肖明全则正在副大队长办公室里，与郭开远说着欧常志——

“这个欧常志真是个‘怄肠子’……”“怄肠子真是个倔种，你让他东，他偏向西，你让他别闯祸，他偏鼻青脸肿地回来……”

当然，“欧常志”“怄肠子”，在这对南方来说是北方、对北方来说绝对是南方的沿江江南地区，“z、zh”“c、ch”“s、sh”“l、n”“in、ing”根本不分，也分不清，所以听上去，“欧常志”听起来也就是“怄肠子”；事实上，班里乃至整个中队，都是这么叫的。

指导员肖明全坐在副大队长郭开远对面，一脸的“怒气”：“他

不仅自己想当逃兵，居然还动员茁壮成长与他一起逃，要不是马郜得发现得及时，这回可真要闹大笑话了……”

“等等，”郭开远一手仍捂在茶杯上，一手伸起来压了压，笑着道：“你给我说什么密电码呢？”

“密电码？”这哪跟哪啊；肖明全不解地望着郭开远。

郭开远眯了眯眼：“什么茁壮成长，还有那个马郜得？”

“哦，茁壮成长就是陈春芽，马郜得就是梁子能。”肖明全解释完，自己也不由得笑了，战士们这么说，他怎么也跟着说？这下算是光着头往刺棵里钻——等着挨副大队长的训吧，要知道，在队上是不准喊绰号的。

“那怎么成了茁壮成长了？”

“第一次来班里自我介绍时，他说他叫陈春芽，班长傻子——哦，就是伍吉华，因为他来自天府之国四川，说话老是‘啥子’‘啥子’的，所以他们就都叫他‘傻子’——就在纸上顺手写了‘陈春伢’三个字，陈春芽一见，忙说，‘不是伢子的伢，是发芽的芽，我爷爷给我起的，说是希望我茁壮成长’，怄肠子就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算了吧，陈春芽，就是去年前年的芽，发不了’，陈春芽一下就红了脸，眼看一场不愉快要发生，还是马郜得反应快，说‘那我们今后就叫你茁壮成长吧’，‘茁壮成长’就这样叫开了。”

“那马郜得呢，又是怎么回事？”郭开远显然来了兴致，眼睛眯得更紧了。

肖明全望着郭开远一副“欲听下文分解”的样子，心里有些打鼓，不知这副大队长肚子里在想着什么，但事已至此，不得不往下说：“他们原来根据发音叫他‘娘子能’……”

“这‘娘子能’挺好啊，后来怎么又不叫了呢？”



“后来因为他老爱说他的口头禅‘My God’，于是就音译成了‘马郜得’，说这名也符合中国国情——”

“呵呵，还扯上了国情？”

“说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他爸姓‘马’，他妈姓‘郜’，姓马的与姓郜的‘得’了他这个宝贝。”

“哈哈哈，不错，不错，有点意思。”郭开远说完，将手从杯子上拿开，笑着说，“嗯，今天你们中队没事吗？回吧——”

“可是——”肖明全有些不明白地“可是”道，“欧常志……”

“哦，谢谢你。新兵下队都快半个月了，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新兵故事。”

“这，这……”再不明白的人也听明白了，副大队长这是撵他走人呢。“欧常志不是在大队吗，你看——”

“什么大队小队，他早回去了。”

“早回去了？”

“怎么，我还稀罕赖你一个‘怄肠子’啊。”

“那——好，”肖明全站起来，一边将帽子往头上扣，一边说，“我回去非要好好地批评批评他不可。”

“呵呵，那是你的事，不用汇报。”

“是。”

肖明全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咦，你们看，那不是指导员吗？”正走着，突然前面的洋文奇怪地顿住了。

茁壮成长和女兵其实在洋文看见的同时，也看见了，只不过，他们将“奇怪”没有说出来而已。



“指导员！”三个人立即变齐步走为跑步地迎了上去。

正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往前走着的肖明全，被一声“指导员”喊得“倏”一下立住了，略一侧头见是他的三个兵，本来因副大队长对欧常志“法外有情”暗自窃喜，立即又恢复了他的严肃。非但是严肃，而且还皱了皱眉，道：“你们去哪？”

“我们听说怄肠子被大队关了禁闭……”苗壮成长本意是想说，欧常志因为策划与他一起当“逃兵”，他没有及时报告，因此，既然欧常志受到了“禁闭”处罚，他也应受到相应的处分，最起码，他应该主动去做个检讨。可他刚说了半句，就被洋文抢了过去——

洋文下意识地用左手示意了一下苗壮成长，然后打断他道：“我们正陪陈春芽去大队做检讨。”

“检讨？”肖明全再次皱了皱眉，然后挥了下手，“回去。”

“回去？”

洋文三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指导员这“回去”二字是什么概念。

“没听到吗？回去！”说完，肖明全越过他们径自头里走着。

“是。”

于是，三个人向后转，紧跟在肖明全后面。

“欧常志不在班里吗？”肖明全似不经意地问道。

可他一不经意，却让洋文他们大吃一惊。

女兵抢先问道：“他不是在大队关禁闭吗？”

苗壮成长和洋文随着女兵的疑问一起望着指导员的背影，等待着从那里传来解释。

“怎么，他真不在班里？”指导员脚步继续走着，问道。

“不在，”苗壮成长说，“听说他在大队关禁闭，他们俩这正陪



我去大队作检讨呢。”

“检讨？”指导员似乎笑了一下，“检什么讨？”

苗壮成长回头与洋文和女兵交流了一下眼神，然后疑惑地问道：“怄肠子逃跑，我没有及时汇报，我也有责任。”

“你的责任是有的，但检讨不是现在，现在——”指导员回头望了他们一眼，“你们仨马上找到怄肠子。”

“是。”

三个人答应一声，望着指导员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去后，却现出一脸的茫然。

“怄肠子没关禁闭？”苗壮成长似不信地自语了一声。

女兵接上道：“指导员刚才不是明明问他在不在班里吗，这就说明他没被关禁闭。”

“可我们也是刚从班里出来的啊，怎么没看见他？”洋文挠了下头，“他会在哪儿呢？”

是啊，他会在哪儿呢？

洋文与苗壮成长他们绕着营区转了两圈也没找着怄肠子，正准备“由外而内”，到图书馆、食堂、或是体能房去找，因为那小子有时看起书来便忘了白天黑夜，或者跑到食堂帮炊事兵和面蒸馒头包子，抑或有时候躲到体能房，一直将自己整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突然，女兵用手一指训练场上的绳碉，说：“你们看，那是他吗？”

远远地，看见一名战士只穿了件内衣在那忽而上忽而下地训练着，不太容易分辨。

苗壮成长眯着眼看了看，说：“不太像，再说，他刚关禁闭回来……”

“指导员不是说没关么。”女兵立即反驳苗壮成长。